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三月壬申朔監察御史王彭年言月朔四孟臘享太廟及奏告諸室羣官執事循奉典禮殫竭精恪惟恐不嚴其在交接神明之際先則祼地次則獻爵為獻官躬行之事而瓚之實鬱鬯爵之實齊酒今皆遣有

司酌之又以入於室獻官始受而祼獻且有司賤隸安得褻近祼獻之實交乎堂室之間按開寶禮按鬱鬯醴齊四句係開寶禮文下云開元禮亦然則為開寶無疑原本俱作開元今改正鬱鬯醴齊惟親祠侍中贊酌之遣官行事則太尉親酌之開元禮亦然未聞一委之有司也望詔禮官博士討論故常舉酌酒奉爵之儀稱嚴祀欽奉之意及郊壇諸祠酌酒奉爵禮文皆請脩定從之　詔融州管下舊係皇祐勑差置全家成丁係籍之户每年遇遣教閲並三丁抽一丁兩丁之家亦

抽一丁赴教其單丁者即二年一赴外户内餘丁依舊存留係籍以備邊防更不教閱從廣西經畧司請也

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知雄州王崇拯為威州團練使俟任滿日令再任　駕部郎中邵龢權知鄭州

甲戌詔録張知白族子沂為郊社齋郎　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等奏臣等撰進漢唐故事得旨分門編脩成冊進呈詔以邇英要覽為名

乙亥中大夫中書舍人劉攽卒

丙子景靈宮衍慶殿亡北珠此據政目增入政目云勾當官行遣令附呂公孺云云削此五字事下開封府繫治甚久知府呂公孺言殿成主者不一又物之名數代者未嘗交也且諱日宮嬪遝至今有所亡豈可盡指吏卒獄雖具顧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為然時幕人遷黼坐誤毀其角當徒者數十人公孺奏狀而釋之此以呂公孺墓誌增入更詳考之

戊寅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　詔故朝請大夫趙鼎與一子郊社齋郎從呂大防請也鼎治平御史趙彥若誌其墓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致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

無疑惑之心豈非知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國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足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國亡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耻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言則是熒惑天聽

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威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在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羣惡盛强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幸甚又言臣伏自去年四月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

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褫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覩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吕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月日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

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謭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臣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修廉節欠所居房緡不肯償還遂至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隳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

姦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資歴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宫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回貪猥如宗愈之甚者臣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顔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

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又言臣輒瀝血誠仰
瀆天聽事出廹切無復文飾惟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
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右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
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
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
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
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
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

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亟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廹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

執政矣若臣所論太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為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汙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蔡確宰相罷章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數月遽令外補傅堯俞等論

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右丞自是四海之内莫不歌頌厭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仁宗之風故三四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璪輩何遠其昏繆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此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悦而從之一二年來

不悅人諫雖勉強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媿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終始如一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古聖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

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貼黄稱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言之悃愊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耻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

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又以狀中三省云安世自
去年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列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狠之罪十二事條列以
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重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
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又言臣伏惟前後二十次論
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
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朞
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畧

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無不鄙笑近世輔弼毀滅廉耻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耻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振揚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葢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恤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

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它罪止有此事猶在譴訶之列而況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出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已卯尚書右丞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劉安世言行錄

云安世中三省凡二十次論胡宗愈乞請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罷執政皆退簾中有語云右丞且住劉摰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對不知言臣何事宜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為去就遂罷政此事當考

詳定製造水運渾儀所奏太史局直長趙齊良狀伏睹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甚非吉兆乞更水名以避刑剋火德之忌案張衡謂之刻漏儀一行謂之水運俯視圖張思訓所造太宗皇帝賜名太平渾儀名稱並各不同今新制備二器而通三用乞特賜名以稱朝廷制作之意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四年四月八日事附

許將等言前翰林學士許將等言詳定元祐渾天儀象所先被旨製造水運渾儀木樣進呈差官試驗如候天不差即别造銅器今周日嚴苗景等晝夜校驗與天道已得參合臣等試驗晝夜亦不差詔以銅造仍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其後本所又言前所謂渾天儀者其外形如丸其内則有璣有衡其外形如丸即可徧布星度大率若本所造渾象之制其内有璣有衡即可仰窺天象大率若本所造渾儀之制若渾天儀則兼二器有之同為

一器既言渾天則其為象可知然於渾象中設璣衡使人内窺天象以占測為主故可總謂之渾天儀其實兼儀象而有之也今所建渾儀渾象别為二器而渾儀占測天度之真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為天運與儀參合若并為一器即象為儀以同正天度則渾天儀象兩得之矣此亦本朝備具典禮之一法也乞更重作渾天儀從之　詔罷石州葭蘆寨監酒稅官其商稅令寨主并監押輪監

辛巳詔上清儲祥宫依圖修蓋和雇工匠此據政目三月十一日所書增入

甲申尚書省言京西北路蔡潁州界近來驚刼賊盜稍多人民不得安居詔蔡潁州今後彊盜三人已上及窩藏人並權依重法地分施行俟盜賊衰息取旨　詔保甲出身使臣昨添差充諸處指使除合管職事外不許别差權刑獄錢穀民政去處勾當編録册三月十三日聖旨　是日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臣待罪近輔再歷年所日奏職

事親聞德音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躋之聖上資慈訓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寛仁之德勤邦儉家四年之間用人立政施德布惠所以綏養天下上以昭祖宗之盛業下以為社稷無窮之休天下之幸萬世之頼也臣於此時得依日月之末光備位輔佐念雖殺身何以報稱然臣嘗讀西漢之書觀孝文皇帝承高惠之後人心思治而上方躬仁履儉克勤率下當時民俗醇厚府庫充羨四方無犬吠之警亦可謂治安之世而賈誼之論乃

謂方今之勢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及其忠憤之所發至於慟哭流涕臣嘗怪其論之過也其後不數十年而治亂之迹若合符契臣於是知居安慮危之心唯聖智乃能有之而私憂過計之論亦未可以迂而棄也臣近與同列奏事延和殿兩蒙宣諭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盡心畧有成法唯以久遠守之為念又聖慮深遠因論及它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若萬一姦邪復進熒惑動

搖則反覆可憂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領臣退而歎息歡喜以謂愚臣平日之所懷為國遠慮者正在此事未及上達而陛下先知之矣區區之誠雖殫千慮何以及此臣今因得敷陳本末以畢其説惟陛下寛其罪試一覽之恭惟先皇帝以聰明睿知承累世承平之業思欲力致太平復見三代之盛以漢唐為不足道也當時之議以謂非國富則無以為也非兵强則無以為也非人才足用

則無以為也是三者圖治之偉論也而當時輔臣如王安石呂惠卿輩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奮其私智肆為乖謬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國也則助役青苗變而為聚斂之法其强兵也則保馬保甲流而為殘擾之政其用人也則進辯給輕捷之子以為適時退老成敦厚之人以為無用於是四海興議而先帝頗知其事故罷退安石等不用繼而王珪蔡確之徒尤不能將順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將改作

遽以棄天下忠臣義士至今長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及皇帝陛下紹膺大歴太皇太后陛下同覽萬機臨御巳來法度之難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傳於無窮可謂備矣自改更之後在陛下無所愧也天下公議正論以為當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樂以為當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為不然者乎臣雖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縁而進者也政在則人存政異則人息

今譬之芟草也枝葉雖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復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結納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還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於其間也今布列内外搢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寢食寒心獨為朝廷憂也然臣之區區非欲陛下若治黨也朋黨之大亦豈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術則可矣臣亦常深計其術矣不過

日夜窺伺間隙異日可以進説則造眩惑之謀文飾姦言以感激聖意動揺政事而已其所進之説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為離間之計此最易入易聽而其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説其一曰先朝造法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于外此二説者自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考之則無所取也臣謹按天下之治有

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雖亂世猶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舊是也可革者雖父道猶革之故漢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漢武造鹽鐵榷酤等至昭帝罷之是也自二聖臨政首進任司馬光其餘輔臣繼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所在延頸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虛己公心開廣言路延納忠讜於天下無有遠邇上章論事願改政令者莫知其數而聖慮深遠猶再三謹重有不獲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

詔講議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之類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順人心救民命爾豈喜變更哉試考察今日百姓安與不安便與不便則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見矣若謂凡繼體之君於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則古聖帝明王繼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嘗改之矣亦可以為非邪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至如臣僚之進退蓋法既有改則昔日縁法而進者非已之便稍自引去而聖恩寛假各盡

禮數獨有一二奉法尤無狀如呂惠卿吳居厚輩者方罷斥之天下之議莫不以為允是時蔡確身為上宰自請補外繼以家人犯法言者沸騰遂坐左遷章惇亦以悖慢忿戾無禮於君父而罷之此豈固欲不用父之臣哉蓋法者天下萬世之公也陛下縱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萬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繼大統實天下之至公大義也方先帝違豫彌留之日與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則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

定哉豈可貪以為已功常誦于口假以謀進哉古之所謂定策者謂遭變之際未知所立大臣能於此時挺身忘禍有所擇而立之以安社稷則是策計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則漢霍光是也今之人則韓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廢未聞古今之論以宣帝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萬世之公也然則二說者豈足取哉夫立政而違民改之是也而異論者非之以謂改父之臣此豈公議哉是讒間之說也若昨者陛

下坐觀政令未安姦邪當路生民咨怨而恬不為慮以避改易之小嫌則得為孝乎無乃負先帝所以傳授皇帝陛下顧託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況不聞天下有此嫌也大抵自司馬光不幸死亡之後朝廷之事肯不顧患禍身任其責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聖鑒傳曰百年之計莫如植人夫所與共守天下傳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將誰託之嗚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難耶君子之進未嘗有心於害小人但遠之

而已若小人進必欲盡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觀漢元帝之世宏恭石顯用事是時賢士如蕭望之劉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顯終抵以罪或至於死此無他正人之勢不勝也仁宗皇帝慶歷中韓琦富弼范仲淹輩當代名臣一時並進其後未久皆不免為小人讒毀排陷相繼逐去然上賴聖明終得免大禍復被收進建立功業者内外多正人姦不能勝也故君子在上小人失志必為傾害之計今

朝廷清明幸無恭顯之患而陛下聖哲好正直而惡邪佞臣之所憂者恐正人之勢不得如慶歷時能勝小人也小人之志趨利而已自二聖臨御以來開廓大度幷包同異無所不容宜皆得其盡心為用而怏怏之人尚敢陰懷二心潛藏恚恨投隙害政依違觀望者彼誠見皇帝陛下淵默謙恭未甚可否朝政不知聖意他時所屬將謂天下之事未大定也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輔翼之者罔不備盡而皇帝陛下虛心聽納灼見是

非者蓋已久矣臣載念人主以一身臨天下其動止語
默之微上係宗社之重下統生民之命雖皇帝陛下仁
聖之德出於天稟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資於太皇
太后陛下母儀之訓也昔者周公之輔成王復辟之後
作立政以戒用人故成王宜民宜人見於假樂之詩作
無逸以戒逸豫故成王持盈守成見於鳧鷖之詩後世
稱三代之隆者必先焉霍光有功於漢室而姦臣上官
桀與燕王等謀為姦變上書誣光之罪是時孝昭帝年

十四察見忠之與詐誅滅桀等益信任光於是漢室幾危而復安臣不勝愚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擁佑開導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為正如何為邪事之理如何為是如何為非日夕講論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鑒古事體漢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它日姦言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無疑于心無怠乎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臣孤外之臣蒙陛下拔

擢不次由言路而進不敢避怨不敢希恩唯期循守公道以報萬一然前日失意之人其黨布滿內外皆與臣為仇也身跡惴惴危若累卵非陛下洞照愚直力賜保全安有今日故臣緣近日兩蒙宣諭之旨輙為此言以推廣聖意若使涓塵有助海嶽則臣雖死無憾貼黃臣奏此書別無施行止為昨蒙宣諭故因而欲推廣聖意願無疑無懈常以辨別忠邪為心堅守今日政事庶免他日姦諛之言可以浸潤動揺臣書大意如此而已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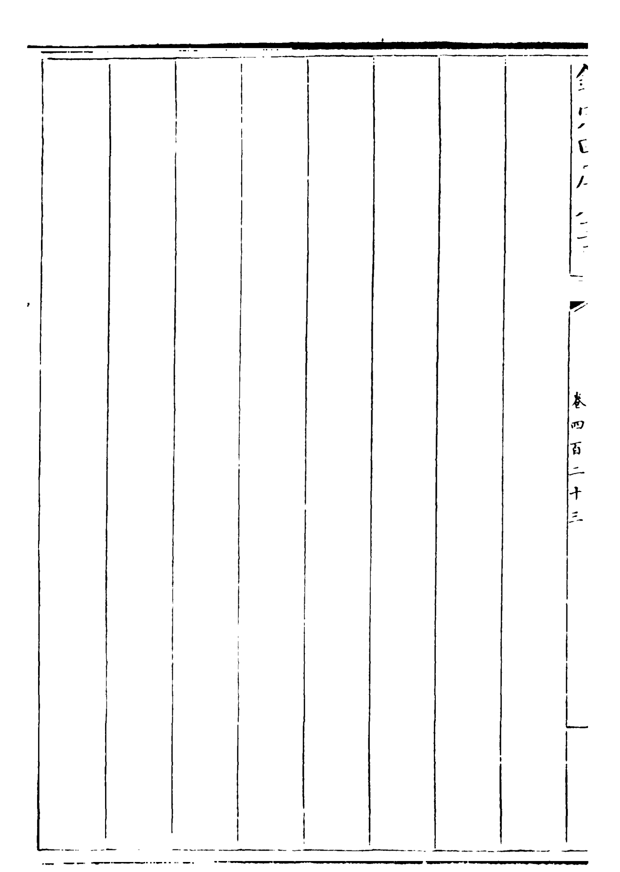
乞留中省覽使螻蟻之誠或補萬一又貼黄令内外異議之人日欲摇動陛下之政不可不察者昔時王安石所行事逆民而背理然人不敢揺者何謂也蓋有嚴刑峻責言之者有罰故人畏之敢言者少也今朝廷為政順民而循道然人敢言者何謂也蓋陛下寛仁大度招言納諫唯恐人之不言言之者無罪故姦人妄意而作也故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乃是將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參而用之又令監司州縣博訪利

害遂旋申明自後四方論列不一雖小官賤士肆口所言以申其憤今其法揺動改變者十之六七矣近日又將科場一事揺動熒惑昨元祐元年兩制侍從臺省臣僚講議定奪凡一年有餘又經聖覽方此施行亦是將祖宗先帝之法合詩賦經義為一科是萬世有利無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黨力要用經義臣願陛下堅守已行之法勿為浮議所動又貼黄科場事臣見與宰相已下參議必為陛下堅守此良法非久必

須進呈然爲論列者不已故先奏知區區孤忠惟冀省

察立進士試四場法在

四月十八日戊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三月乙酉知廣州寶文閣待制蔣之竒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朝散郎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右正言劉安世言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

擇帥尤重必有綏懐之德濟以肅服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静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資性殘刻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寳驅逐羣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素為蔡確鷹犬極力主張屢叨要官衆謂幸免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兹小人可稱簡拔又言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書省勾收告命搢紳莫不欣悦今日乃知却有指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内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體

臣按昌衡天資峭刻狡獪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事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怒是時龜年具以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匪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服步入倡家

遂痛毆之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陜西轉運副使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録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遊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珪以市私恩

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駁駁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南海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謹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朝廷之委付如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畢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二十八日昌衡改潭州

詔在京禪僧寺院令後

士庶之家婦人非遇開寺不得輙入遊觀及不得禮謁參請其官員入寺不得衣童行服及於僧人坐下禮拜侍立官員委御史臺餘委開封府糾察以閤從殿中侍御史孫升奏請也升集有奏議政目云詔在京禪僧寺院非開寺不許婦女輙入官員不得衣童行衣拜僧新録削此　詔録孫甫男僑為郊社齋郎以甫妻程氏叙甫遭遇仁宗任侍讀本家無人食禄故有是命政目云甫孫　三省樞密院言編排神宗皇帝御製所請聖製神宗皇帝文集序從之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去

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祈禱備盡霈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饑伏望聖慈深加軫卹特罷宴樂以示憫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御史中丞李常亦請罷春燕執政進呈不行此據曾肇奏議　中書舍人彭汝礪同曾肇言臣伏見去年諸路災歉京西陝西人至相食冬間屢得嘉雪宿麥甚茂饑民嗷嗷待此以濟而雨不時應旱氣以成麥苗萎黃勢將槁死雖欲成之處所

得固已無多若饑饉荐臻公私受弊有不可言者此正君臣側身畏懼憂卹百姓之時而恬然莫以為意此臣之所未諭也皇帝太皇太后畏天愛民海内所知豈忍生靈轉徙溝壑恐是上下蒙蔽苟寛聖心但云雨澤小愆未至害事九重深遠何繇盡知臣等忝乏從官不敢雷同隱默敢効小補仰裨萬一伏見已定今月十七日春燕臣愚竊謂天菑方作民食未充乃於此時君臣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伏望特降德

音為罷春燕使百姓咸知陛下之意人心既悅天意亦順自有膏澤應聲而至猶足以救垂死之苗獲豐登之望蓋輟一日之適而成終歳之功在於聖心宜無難者惟留神無忽天下幸甚貼黄稱臣等非不知燕日已廹言若後時反覆思念自春亢旱雨作輙止豈非人事有所未至累年饑饉使今年麥復不收則公私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故不能默然以負陛下罷一燕雖小事然足以知二聖至誠惻怛所以畏天憂民者無所不盡天高

聽下日監在兹昔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况二聖盛
德其應宜不旋日如蒙採聽伏乞出自聖斷即降指揮
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從軾請也既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
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
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
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
補臣本謂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

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架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

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定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偽自見讒誣不行若陰受其言而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非臣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

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蔑聖明在上瘖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名節臣竊痛之意

切言盡伏俟誅殛貼黄稱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虚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又貼黄稱臣今方遠去闕廷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從之曾鞏行軾杭州制云方冀納忠於朝夕遽祈養疾於東南章却復來告滿輙賜力周難强義所

重進

詔新除太常少卿王子韶别與差遣從劉安世之言也二月十二日三月二十六日

詔諸軍應排遣長行闕六人以取陣教頭係長行一人上名一人各年未五十充應及

五年者依取武藝高强人法體量仍滚同拍試如得中升在諸色武藝人上安排如不中但及本軍第一等事藝亦與額内從下収補内上名即候再經排遣依此新本削去

熈河蘭會路副總管姚兕從環慶路代曲珍也珍卒在三月五日

己丑詔今後每遇大禮更不上尊號

承議郎著作郎范祖禹為中書舍人仍賜金紫初祖禹名試中書舍人懇辭有旨降誥免試祖禹又辭曰辭記注而特名辭名

試而直除則何以厭服人言荅揚聖選從之此月十四日名試五月二日除右諫議大夫

辛卯日中天晴四方有雲午時有流星自東北方向西北方急流入濁没月末劉安世云云可考本紀云晝有星出於東方志却不書此當考

癸巳疏決在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至杖釋之以時雨稍愆也　詔以三佛齊進奉使皮襪爲懐化將軍

乙未左僕射吕大防為明堂大禮使右僕射范純仁為

禮儀使知樞密院事安燾為儀仗使門下侍郎孫固為鹵簿使中書侍郎劉摯為橋道頓遞使政目云差明堂五使並執政官朝請郎禮部員外郎吳安詩為右司諫政目在八月以朝十八日散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賈易為禮部員外郎賈易為禮部在丁酉日今并書之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丁酉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滕元發知太原府朝散大夫太常少卿王子韶為衛尉卿右正言劉安世言臣前四具狀論

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得指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正卿反覆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敢涉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少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勸開羣小僥倖之門啟大姦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陛下總攬權綱重惜名器懲子韶

之朋附亟令外補或謂即今若無顯過則乞依舊處以衛尉少卿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又言臣聞主王子韶者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令若不容子韶冒處七寺卿列乃是麤官捨彼與此别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選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自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麤

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常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當有驟遷之路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論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五月二十二日

子韶知滄州

前通判揚州王

輋知海州此據政目二十六日事六月八日人改密州六年六月八日劉摯云云可考詔

諸路闕雨中嶽西嶽江瀆河瀆淮瀆委逐處長吏選日

躬詣本廂精潔祈禱

戊戌詔諸路監司除近便州軍躬親外餘各於轄下選

官分詣諸州軍將見禁公事與當職官逐一躬親引問

除死罪於法合聽旨及重傷守辜外餘並疾速放訖以

聞

己亥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謝麟為直龍圖閣知廣

州新除知廣州朝散郎直祕閣路昌衡知潭州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二次曾具狀論列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指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天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匪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邪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

違犯名教絶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帶館職之制使昌衢舍煙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黄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衢新命别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河陽邢恕為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恕時巳遭喪去河陽矣邢恕孫繹録恕言行云吕公著欲復引恕作中書舍人令門下侍郎孫固發端

公著從而賛之獨劉摯云恕到河陽亦未久且除集撰作師如何同列皆不答遂罷是日宣仁亦有名恕意摯不能奪故姑以集撰塞詔此事蓋飾說也然移恕滄州且加官必有故合考　邵伯温辨誣云元祐三年春申公辭相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范純仁自同知樞密院拜右僕射邢恕自襄州移知汝州特徙鄧州見蔡確再謀定策功恕又移知河陽次年春呂申公薨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在安州日題車蓋亭詩十首箋注奏上以為謗訕蓋處厚自寺監丞確辟為山陵司掌牋奏官既罷處厚欲確以故例除館職確不薦而出之以此怨確先是温公之子康服除赴任邢恕招之由河陽入朝伯温素知恕之謀乃謂康曰公休免喪未見君不可枉道先見朋友康純德之士以恕出温公門下又同年登第信之不疑謂伯温曰已諾之矣伯温曰若事不可者公休或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卒往恕見康盛稱確策立大功不可掩勸康

作書稱確之功為它日全身保家之地康果不能違作書如恕之言留恕所蓋恕意欲得司馬温公之子尚得稱確功足以取信朝廷天下之士矣是時梁燾自温州以諫議大夫召燾已取温縣路赴任恕亦使人要之出河陽燾與恕有舊燾既至連日夜論説蔡確定策功不休恕果以司馬康與確書亦稱其功為證燾不恍燾還朝適會吳處厚奏確詩至遂與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侍御史朱光庭等論確罪亦言司馬康與蔡確書事朝廷下康分析康方悔之此事當附邢恕責永州時

御史中丞李常言臣伏見今日政令之最大而施設未安致人情不和者役法是也役法之大溥及四海窮邊遠徼山農野叟無不繫其利害休戚今自改更以來日見未便户部雖巧為損益

以求可行猶朽木糞土本根不善終不能必當四海之人形聲靡和嗷嗷莫訴而陛下曾未之察也執政大臣曾未之卹也觀望百執事鉗口奉行曾莫之告也然則陛下之明有所蔽而不徧照乎四國矣威刑狎玩而有所弗讋矣號令差忒而施設失當矣德澤不及乎黔黎而欲時雨之應期何可得邪臣請詳言力役之為民患差與雇利病重輕之不同者夫耕農之人黨身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願也且自租庸調

法廢版籍不明役法寖敝國朝因仍前代雖加損益不免就版籍隨重輕等第差科然破家產廢農業非一日之積矣熈寧中講知差法之敝天下州鎮凡因色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如衙前管勾廚庫承符散從手力充場庫子接送之類也就其不可減者悉使召雇而賦錢平民平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之役遂得以身常在野不見官府入城市孰便於是邪雖然方是時奉令之臣取民過多務於贏積遂有輸錢不逮之歎農民愈貧

之憂而不聞其免傜役而事農業於家為病也陛下即位之初採納羣言念歲歲輸錢為非農人之事又不供力役以為非古道一切罷之復行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為害臣於是時亦未能盡知其如此四遠之人蓋嘗懽呼而相慶矣行之既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嚮日何也蓋差法之廢十有餘年版籍愈更不明宜重役者輙輕宜輕役者反重交相糾結獄訟紛然吏緣為姦公行賕賄鄉寛戶多者僅有休息之期鄉狹戶窄

者頻年在役況今無限田之制上等極力之人昔輸錢有歲百貫至三百貫者今止差為弓手歲雇弓手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錢三四十貫中下人戶舊出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承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十貫以是校之勞逸苦樂殊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則今所改法能使上等人戶優便安閑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謂是也昔者臣待罪戶部嘗獻議曰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

確論也既而典司邦憲亦屢以此干冒聖聰有司㕥格曾莫之省以臣料之人情豈甚相遠哉不過謂業已施行憚於改易殊不知茫茫四國仰訴無由蚩蚩民命相顧待斃聚為不和之氣上動天鑒豈國家之盛事邪臣前所奏尚欲令富者輸錢貧者出力折衷二法而為書令也博訪輿言詳究民瘼在上者既無寛剩之求則下户皆願輸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雇者有之當雇而願差者有之誠使四方隨俗

以為法不以一偏之好惡示四方官吏四方官吏不得
覰上所好惡而講法其歸主於寛民使俗上下均一無
有偏重而已今示以一偏之意而為法使四海沸騰細
民窮困朝廷晏然不知慮卿士大夫畏忌不敢言況希
合之人為監司與夫守令哉持之不以介諸懷使陛下
致天怒於上人怨於下豈國家社稷計邪臣繆司典憲
陛下許其察利害言得失復有所顧避而不言則臣上
負朝廷下辜百姓罪不容誅矣伏望聖慈閔民力之愈

敝察天意之甚微特詔一二詳練民事臣僚使與賤臣就差雇二法取便百姓者修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吾民以為善斯善矣庶乎灾變可消和氣可格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常奏稱四月按劉安世三月劾常請復行雇役今移見安世劾章前附之月末然常請復行雇役不但此一奏矣

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備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迺者

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之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忠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譴逐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罷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諫如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聽則於職事猶為有媿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

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户部尚書陶自瀛州通判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由閒冗之中寘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迴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當罪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真决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屈法申恩移

置黃州曾不旋踵確又陳乞潁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相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終無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禮兄弟親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府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温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

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懲治假借姦豪徼倖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未見其比安石之死人皆稱賀王汾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來之戒搢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嫉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嫉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

臣日近聞常等所以轝汾之由主於請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主公其事四也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雇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狥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因欲復用詞律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以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陛下聖明主執不

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期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含己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效涓埃而況二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祖宗之法曾無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

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係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命以迄於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之和則為安彊之人矣至於真守不固氣血將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謹起居一日遘疾雖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聖人之治成太平

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見亦不能治臣竊聞近日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之所跂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寢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

羣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況二人挾邪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必有實狀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安世又言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堙鬱饑饉流徙灾傷頻衆今春旱暵爲虐京

纖西洛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踈決繫囚降從寛典而霈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陜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殞其光燭地旬月之閒巨異仍見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者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静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兢修省而不至於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甲明主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

若圖消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灾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敕沿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内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誠備灾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宋景公

七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之明聖發於至誠以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聞憔勞輒効愚衷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二十二日辛卯日中天晴四方有雲午時有流星出自東北方向西北方急流入濁沒即安世所指臣異之一也地震未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鄒炳泰

謄錄貢生臣湯進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夏四月辛丑朔壬寅戸部請南安軍不禁戸酒從之

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曏軾乞外任遂除杭州雖聖恩優渥待軾不替而中外之望闕然觧體何者軾之文追

攀六經蹈藉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家以來惟楊億歐陽修及軾數人而已中間因李定舒亶輩挾私娼嫉中傷以事幾陷不測頼先帝聖明卒得保全洎二聖臨朝首被拔用軾亦感激非常之遇知無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壬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隐如長城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今軾飄然去國則憸邪之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姦人且將乘隙侵尋復進實係消長之機軾領遠藩承流牧民亦足發其所存但設施有限所

利未廣豈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謟令則四方風動姦邪寢謀善類益進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就太平之基此據編類章疏趙君錫二件内一件即此乃四年四月三日

乙巳于闐國遣使入貢　宰臣吕大防等以旱求罷政詔荅不允時自春不雨至于是月　左諫議大夫梁燾對延和殿奏以春夏屢隂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議無留政事方皇帝富於春秋太

皇太后保祐聖躬制政簾帷臣下易為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採用忠言講求仁術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曰近來内中進呈常同商量官家出意決事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熟記寶訓故事上納之燾又論不當用近習之言進退人材自古禍亂之興皆由中官眩惑主聽況在今日尤宜深戒燾嘗奏臣聞

湯以六事禱旱其一曰政不節歟今朝廷議減官俸罷吏祿君子嗟惻小人愁怨公利所得不多人心所失已甚減俸傷養廉之名罷祿有縱貪之實其近政不節矣伏望聖慈批降寢罷以安羣情貼黄戸部置局減省已久四方取索文字紛紛不絶不惟減尅之名虧傷國體而又行移之迹動揺人情官吏坐食更增浮費但見所損未知所益伏望聖慈詳酌此事終是不便速賜指揮罷議浮費局但委本部郎官結絶減省一事今來人情

嗟怨議論沸騰必已上達聖聽若忽降中旨罷局益得中外歡心臣所以乞批降中旨所貴恩德上歸兩宮事體自合如此招怨動衆非今日可行之事伏乞深留聖意仍乞今後深察妄議一切不行漸就安靜上副清衷

振燾集所奏不得其時且附四月梁燾對後更除考浮費局果罷不罷或删去

丁未護國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佾卒贈太師封沂王上為臨奠輟朝成服推遺表恩十人

戊申陜西路轉運使直龍圖閣李周為太常少卿以提舉河北路糴便陳佑之為河北路轉運判官以河事故特書不然并糴便皆削去河北路轉運判官承議郎張景先為陜西路轉運判官中書舍人曾肇言于中書省曰檢會元祐二年十一月顧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同共議講河事稱王令圖張問相度開河取水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打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委是難以還復故道至十二月景先却奏諸人獻陳文字莫如張問之

說利害已盡臣伏讀問之語至於再三以謂方今論河不出于此淆亂之言可以折衷朝廷不議還河則已若議還河須自北京以上滑州以下仍須先自孫村口而下濬治舊河横堤臣更不敢張皇上煩朝廷添差兵夫物料只乞各用本埽人兵物料及合得年例春夫客軍變料應副且漸為回河之計朝廷採景先及王孝先等之言自京東移景先於河北命同王孝先提舉修河興役一年論者紛然朝廷以為疑乃名景先等赴闕使之

條陳利害景先與孝先俞瑾同狀稱除第四輔外更無可復故道去處仍須先治舊堤故道預作枝梧乞更展一年所貴期限稍寛易為應辦既而景先自畫兩說一言故道復還之議未易可已一言便議閉塞北流未知所以為利決知所以為害及朝廷畫六事使之條對復與孝先等别議且言限以二歲之中與大河角力竊謂未能詳盡按景先初謂開孫村口難復故道尋却奏張問之說利害已盡初乞展限一年尋却奏二歲之中未

能詳盡前後反覆左右依違當官論事豈容若此今王孝先自都水使者罷知濮州俞瑾自監丞罷為莫州通判而景先不失為監司仍在三路罪同罰異恐無以示天下若謂景先不專主回河之議與孝先等不同何緣景先同為提舉興役一年曾無異議及朝廷詰問乃持兩端意在免責覬望懷姦尤為可罪使為監司者皆效景先用心朝廷何所賴乎伏望取景先前後所陳更加考究便見反覆依違覬望之狀重行降黜以正典刑

詔應進士不兼試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增試一場論語孟子分兩場試合格人將解額與兼試詩賦人各解五分令禮部立法以聞十八日禮部建請政目乃先此段

詔罷明堂五使及大禮前奏告郊廟等執政官加賜從三省樞密院請也

己酉詔大食麻囉拔國貢使加立特授保順郎將

辛亥荊湖南路安撫鈐轄謝麟言臨口寨將官成贇雷瑜等六人禦蠻寇有功詔各陞一資餘減二年磨勘給

賜有差

壬子詔陜西河東經略司修葺並邊將下及城寨器甲

先是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言伏見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絶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臣以食君之禄義切于已雖不在言責

之地忠憤所激湏至冒眛萬死仰凟天聽緣其詩皆有
微意確欲使讀者不知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明白内
五篇不涉譏訕亦一例寫録連粘投進所貴知臣言之
不妄其詩云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湏隨溪潭
直上虚亭裏卧展柴桑處士詩一川佳景踈簾外四面
凉風曲檻頭緑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右以
上二篇别無譏謗静中自足勝炎蒸入眼蕭無俗物憎
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劒逐青蠅右此一篇只是譏

刺執政即不謗及君親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
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右此一篇稱
莞然獨笑亦含微意況今朝政清明上下和樂即不知
蔡確獨笑何事西山髣髴見松筠日日來看色轉新閒
説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僊人右此一篇亦别無譏
謗風摇熟果時聞落雨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黄口
閙波間逐伴小魚忙右此一篇是譏刺昨來言事者及
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謗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甑

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于人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

人以喪厥家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借曰處俊安陸人故思之然安陸圖經更有古迹可思而獨思處俊又尋訪處俊釣臺再三歎息此其情可見也臣嘗讀詩之衛風綠衣衛莊姜嫉州吁之母上僭其

卒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釋者謂此思古之聖人制
禮者使妻妾貴賤有序故得我之心也今確之思處俊
微意如此溪中曾有戈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
然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閑身右此一篇亦無譏謗未結
茅廬向翠微且持盃酒對清輝水趨夢澤悠悠過雲抱
西山冉冉飛右此一篇亦無譏謗喧阸六月浩無津行
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右
此一篇稱沈沈滄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

何尤非佳語處厚又奏昨為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竊慮確妄有分析稱所思郝處俊不為此事臣今以舊唐書考之處俊所進諫者數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間或在上元初唯進諫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間則正思此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濵今問得安州城下有涓河每六七月大雨即河水暴漲若無津涯不數日晴明即涸而成洲故確

因此託意言此小河之漲溢能得幾時滄海會有揚塵時又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僊傳此乃時運之大變尋常詩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確在遷謫中因覩湞河暴漲暴涸吟詩託意如何翌日據王巖叟所記吳處厚以四月五日繳奏確詩吳安詩以六日上疏左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後二日進呈安詩疏太皇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謗訕却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令再進入要看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出時左諫議大夫

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據王巖叟所記安世及燾自七日後各上兩疏今並附此燾疏年月日安世疏月日仍存之王鞏隨手雜錄云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即官已全本報之凡進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云甚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為一複蓋初進入亦通封明日進呈殊不怒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封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間會梁燾自路州名為諫議大夫至京日北過河陽邢恕間極論蔡確有策立勳社稷臣也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宣仁始怒焉泣論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遂促蔡相譎命鞏所錄與王巖叟稍不同今但從巖叟若梁燾言邢恕稱蔡確有社稷功則具之五月二

十八日丁酉壽言臣風聞吳處厚繳進蔡確詩十首其間怨望之語臣子所不忍聞者伏乞聖慈指揮付外施行貼黄士民憤疾清議沸騰一日之間傳滿都下不敬不道自有典刑又言臣近以蔡確怨望見於詩章包藏禍心合黨誕妄上欲離間兩宮下欲破滅忠義清議沸騰中外駭懼以為確不道不敬罪狀明白朝廷不當有疑而猶豫未斷緣確黨與之人牽連中外恐有專以私暱為心出力救解陰啟邪說眩惑聰明其說若行則君威不

振國法遂廢矣臣不勝激切納忠之至伏望睿慈早賜指揮付有司施行貼黃吳處厚孤寒小官不畏大姦獨以君臣大義納忠朝廷是能不虧臣子之節竊恐黨人反謂處厚險薄而以為罪如此則是朋姦罔上伏望聖慈深察其言以辨邪正壽又別狀言臣伏以事係君親臣子有不能自已義干社稷人主有不得自私伏見蔡確以前宰相怨望謗讟詞意切害臣曾奏乞早正其罪事有未盡合更論列臣聞當時先帝登遐大臣力請太

皇同聽政太皇再三辭避曰婦人豈能了天下事况官家聰明大臣輔佐自可為治何必垂簾也當時大臣以章獻明肅故事奏陳乞為社稷計暫同聽政皇帝自謂幼年未歷軍國之務願太皇太后上體國家同治天下太皇累拒不得辭當時確備位宰相親見本末豈不知垂簾臨朝非太皇本意蓋以保護皇帝聖躬為切又以安定大業為慮事不得已乃從權宜今確乃思慕處俊自見其意以謂太皇不當臨朝聽政作為流言惑亂羣

聽陰懷姦宄動揺人心以為異日誣誕之基其為悖逆
無甚於此雖欲示太皇之仁德深恐損皇帝之聖孝天
下之人所宜共棄朝廷之士不可並立此臣所謂臣子
不能自已者也大臣者同國休戚以安社稷福生民措
當世長久為心者也身雖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蔡確
身為大臣弟碩之罪確既不能救正反故縱之聖慈特
寛其刑不能省躬自責乃以責降為恨而輕絶事君之
義有幸滄海揚塵之志兩宫何負於確而確忍為此言

其已藏豈易窺測夫為人臣幸國家之變以逞其忿而不顧四海生靈之患其為悖逆無甚於此陛下所當尊隆太皇之慈愛行天下之公議謹用祖宗之法快慰臣民之心此臣所謂人主有不得自私者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以尊主威以嚴國典為今日戒為後日訓不勝激切忠憤之至又言臣近累章論奏蔡確罪惡乞正典刑至今未行公議沸騰臣所以不敢循默輙復紊煩聖聽國體所繫願留宸斷謹按確姦貪便

辟險譎阻深因緣朋黨盜據相位挾寵用事公肆矯誣辜負先帝人人痛心若數其罪誅殛有餘而罷相之日猶得大學士出守近郡則是陛下即位之初已有大恩於確也其弟碩為軍器少監盜用官錢以巨萬計贓污狼籍近時所鮮自取敗沒有司議法當死無赦陛下以確之故特屈常刑止從羈管則是陛下再有大恩於確也確荷國厚恩身為宰相親弟犯贓明有知情故縱之迹朝廷曲示包容不加窮治以全體貌但落職移郡而

已則是陛下三有大恩於確也使確少知人臣之義宜如何感戴兩宮無負於確至矣而確曾不思此猶復歸怨不平之氣發於篇詠蓄異意於太皇藏禍心於王室忠臣義士所不忍聞漢楊惲失位後有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宣帝見而惡之抵惲顯戮陛下考惲之詞味確之語抱恨孰深寓意孰切可以斷之而無疑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依法施行以快忠義之心以為姦凶之戒安世

言伏見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挾少正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羣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内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僣制踰王公是時碩為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若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

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出守安陸天下公論咸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諭謗訕君親至于滄海揚塵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它日時事變易徼倖復用攄泄禍心跛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正其罪以謝天下安世第一章四月七日上又言確之朋黨大半在朝造

播巧言多方救觧且謂處厚事非干已輙爾彈奏近於
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鄙
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推吕禄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
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循省肆為訕
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
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舍重
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倖
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安世第二章四月十日上是日

進呈安世等疏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仍令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此段並據王巖叟所記增修巖叟所不記者亦閱之王鞏雜錄云宣仁令執政自商量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與巖叟所記畧不同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言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僚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

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論奏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嫉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怨謗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

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俟誅殛不報軾奏議繫此於四月十一日當考軾墓誌云宣仁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此事當考之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竊聞呉處厚言蔡確作詩語涉譏謗有旨使確分析詔令一出人言紛然臣夙夜反覆顧慮至廢忘寢食求於義理未得所處欲黙則臣苟祿安然甚負陛下欲言未必有補而身之危先見然臣既出而

事陛下又名在陛下從官數分在當言更不及身謀矣使臣自謀而安雖脫人禍鬼神其捨諸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惟陛下幸察確備位大臣習為姦惡陛下以其被遇先帝不忍流竄猶使典大州帥一路德至厚也恩至無量也確宜恐懼修省以掩罪惡而言非所宜靡復嫌忌此雖童子猶能知其不可赦然臣聞之王者之於萬物其覆之如天其容之如地其愛養之如子一發號出令必本仁義是故上下和平風俗醇厚陰陽順時草

木皂茂二聖臨御以來言動政事一無非道凡人有善
惟恐長養之不至有惡惟恐蓋覆之不盡天下聞之拭
目想見唐虞成周之太平今緣小人告訐遂聽而是之
又從而行之其源一開恐不可塞人有一言且將文飾
之以為是譏謗時政者有一笑且將揣度之以為包藏
禍心者疑惑自此日深刑獄自此日作風俗自此日敗
壞却視四顧未知其所止也臣聞之三代之盛莫如周
成王時其忠厚至於牛羊之吏不踐履草木其次莫如

漢文時其盛至於小人恥言人過失夫自寒而暑非一日積也彼其至此所由來漸矣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性其仁厚及物已深其事見於天下已信行之不已其為周甚不難為漢不足道今日之舉有識甚為陛下歎息布於天下書於史冊其為累甚不細惟陛下反覆思之確罪戾著於朝廷者衆苟欲廢奪理無不可何必用處厚言哉確於臣非有恩臣所言為陛下計為天下宗廟社稷計惟陛下察之所有令蔡確分析詔書尚未遠

布欲乞出自宸斷寢罷别聽候指揮外人聞之皆曰確之惡如此陛下容之如此已出令矣有言者乃罷之其從善又如此顧豈不韙哉急於救過言不能文苟蒙聽從有補毫髮雖伏斧鉞臣猶甘心彭汝礪奏以四月十三日上今附見蘇軾後軾奏據本集以十一日上今移入於蔡確分析後

甲寅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香特換朝請郎轉至左通議大夫止　涇原路經略安撫司請將隴山一帶弓箭手人馬别置一將管勾仍以涇原路第十三將為名詔令

本司奏舉大使臣二員充訓練官候二年減罷
戊午詔引進使忠州團練使定州路鈐轄知保州曹誦
赴闕供職以客省副使李諒代之　詔陝西河東河北
轉運司廣收菽麥毋與民爭糴　禮部言經義詩賦進
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孟子義各一
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
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
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

大經者聽即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觧一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初八日并十九日可考新紀云戊午立試進士四場法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立四場法度 詔應臺察事已彈察後及一月以上遇赦降者其稽違本罪不得原減從侍御史盛陶言也 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

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黄河濁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取到沿界河至海口鋪寨地分使臣等狀各稱界河未經黄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以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後來見今五百四百至三二

百步深三丈五尺以次至二丈顯是河性就下行疾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長史張戎之論正相符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呉一向就下奪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潤連底成空趨海之勢迅快非常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非常大叚泛漲而大呉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川深快之致驗也塘濼雖有限敵之名而無禦敵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

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氷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决即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寇之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為辭是欲動煩聖聽若謂直注北界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吴初决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果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敵豈不慮乗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

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濶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貼黃今黄河所經固有淤澱盖遇平壤灘漫行流稍遲則泥沙自然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則惟有刮除無由淤積況界河非止為濁水衆流所衝刷加之朝夕兩次海潮之所渲蕩必無向去淺澱之理乞勿上煩聖慮百禄等答詔據奏藁增入行狀即載使歸時今依實録附四月十八

日但實錄刪取大畧欲究河事本末故詳載之百祿附傳大抵因行狀君錫附傳尤不詳也得元豊四年詔已於正月二十八日辨其先後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譏訕罪狀明白便當付獄不湏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分析詺安州限三日趣具報朝廷既用吳處厚奏令確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正言之此據王巖叟所記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

切害因曽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唯卿等
及劉安世外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置御史
本欲肅正紀綱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議猶俾彈治
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乗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曽
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
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
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
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

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茍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俟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安世集此係第三章注云與梁燾吳安詩同上於是安世又言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罪雖聞已降指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

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陛下之計臣竊觀自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陰懷怨望窺伺傾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確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

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紀綱何賴馬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為觧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或雖言而隂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輙敢進疏宜有髙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

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君親包藏禍心者乃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此為甚若非確之事發則小人比周無由彰敗惟望陛下聖心先定勿惑流言誅鋤姦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安世集此係第四章李常五月二日

除兵書戚陶常少

左諫議大夫梁燾又言風聞臣僚之間有陰進邪說營救蔡確及有請罪吳處厚者在朝之臣驚相傳播以謂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姦言者多於敢為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焰凶赫賊化害政為

患滋大夫是非者天下之公議也百千私言不可亂也賞罰者人主之利器也二三妄臣不可侵也如使公議可屈利器可揺何以安宗社正朝廷示萬方以無私耶陛下聰明洞照至公無惑真偽邪正人人盡知不待臣多言而後能察也臣謂首此妄作者其說有二若非出於畏忌即是牽於朋黨畏忌者恐朝廷典刑不正有復來之危急朋黨者恐蔡確權勢盡去無自託之階梯切身利害表裏相符縱横庇護諜謾欺罔但循養交之私

遂失為臣子之節惟憂負確而不憂負國惟知愛確而不知愛君有臣如此國家何賴臣觀古今之間人君欲罪其臣下而羣臣以理救解者甚多然而皆以其心有可恕也以己之心度彼之心與之同則引理開陳指事辨白幸人主盡明其心而畧其跡也今確怨望悖逆包藏禍心無可恕者何人之心可與之同而更為之救解哉其以告訐之風不可長而責處厚者是亦不然所謂告訐者等輩之間茍快怨憤擿其陰私以相傾陷傷敗

風俗誠為不誠至於自納罪惡凌犯君親忠臣孝子忠義切於上聞不當妄引告訐以為比擬也况法所不加義所不制欲以何名議罪處厚謂如告訐之風猶不可長則如確悖逆者其可長乎告訐之長不過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長至於危亂天下豈傾陷之害可憂而危亂之禍不卹耶此奸人之言欲以惑聰明而亂正論挾狡獪而行私恩無毫髮忠敬之意不可不治也其臣僚所上章奏候貶責蔡確了日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付外

施行以正其罪貼黄臣此章乞候斷遣蔡確了日同臣僚所上章奏降付三省從來患在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朝廷之間未得清明今因蔡確事盡見在廷之臣内懷向背即是非邪正於是分明不可不行也伏望特賜聖斷以曉中外法不行於大臣久矣確過惡数發朝廷之法已屢屈故確敢肆胷臆極口謗詛罟無忌憚謂法必不行竊慮大臣之間亦有敢於附黨傲於玩法専以護確為計無尊敬兩宫意此不可不戒也確罪既正姦人

自銷或又屈法縱之則後日必有甚於此者恐為國家之憂不可不慎於此舉也（壽集係第四章）

已未昭宣使入内副都知永州團練使梁從吉領康州防禦使　詔元祐二年以前諸科舉人改應新科明法聽取應外自今更不許改其獲冒應人仍增舊賞從禮部刑部請也（初八日十八日）

壬戌詔三省執政官月以時政記及三省同得旨宣諭事輪修（政目云三省同得旨時政記侍郎左右丞輪月修）　先是中書舍人曽

肇言臣伏覩内降指揮皇太妃親屬滑州韋城縣百姓
侯偁昨因斷撲酒務少欠官中課利并本息錢等認納
前界少欠錢可與均作七年送納所有已拘收抵當契
書子利等並特先次給與本人餘人不得援例仍與免
差人監催臣竊伏思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百姓
侯偁是皇太妃親屬之故特為寛展納年分限給還契
書子利等在於縣官事至微末然此令既行竊恐因緣
戚屬轉相扳援日月積累寖紊朝政長干請之風開僥

倖之路故先王立事必慮其敝忠臣事君常諫其漸蓋以此也況皇太妃位號隆重海内承仰必不肯以私親小故浸隳紀綱塵玷德美蓋是迫於人情有不得已者然臣竊謂皇太妃儻哀彼困窮予之金帛可也恐不足以上煩詔令啟此倖門使天下聞之有以窺測此臣尤為皇太妃愛惜事體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如萬有一得宜及指揮未出猶可追還庶使道路之人無所竊議增廣宮闈盛德所補不細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臣心無他竊抱惓惓愛君之忠不
敢為姑息而已惟聖明照察幸甚貼黃稱詔旨既下臣
恐州縣以皇太妃親屬之故豈敢有所詰問况又有免
監催指揮則雖有七年之限亦恐未必及時送納伏望
聖明更加詳酌乃詔俟倆所少欠課利特許將子利充
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許納錢抽取所欠少錢
與均作七年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於是户部
侍郎蘇轍言臣竊以民間欠負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

守凡有寛貸皆先經户部勘會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倖倆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懐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倖倆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竦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宫禁之私輙有撓敗臣

恐此門一啟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遠未聞有過差之事今傒偭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閒言公法既全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貼黃稱契勘人户承買場

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指揮有此違礙其從違當考五年二月四日詔在京院坊監牧馬草地近係太僕寺拘收者聽民間仍舊承佃從太師文彦博請也

樞密院言荆湖南路安撫鈐轄謝麟措置蠻事有勞詔降勑書奬諭仍賜金帛

癸亥宿州鄉貢進士張初平生母劉氏為宗室克懼婢初平願納僱直歸其母而克懼弗許御史臺請從初平

以敦風教從之

甲子權京東路轉運副使胡宗回為吏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髙鑄為户部郎中　承議郎新陜西路轉運判官張景先為京東路轉運判官中書舍人曽肇言先準吏房送到詞頭景先自河北轉運判官移陜西路臣素不知其人但見朝廷昨移景先於河北令同都水使者王孝先提舉修河遂取景先前後言河事文字看詳盡見反覆依違覻望事實尋具劄子納中書省乞行降

黜未敢撰詞今又準吏房送到詞頭改差景先京東路轉運判官臣竊以謂陝西京東雖路分不同轉運判官事任則一豈有不可於彼而可於此者朝廷以四方萬里視聽所不能周故置監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後可以付託如景先已試迹狀甚明恐不足以當一路寄任伏望聖慈詳察景先所為寢罷新命重行降黜庶使諸路監司聞風畏懼在於朝政不為無補臣待罪從官職當書命有所不知不敢妄發既見景

先所為如此而包羞茍且急於順命上誤朝廷賞罰下失徽臣官守區區私義實所未安故不違再三冒瀆天聽儻臣言有可取乞賜施行如涉欺誣亦甘竄謫其論列景先劄子令寫錄繳連在前所有送到詞頭未敢修撰後二十日詔景先知同州五月十八日景先知同州令幷書吏部郎中章楶權發遣陜西路轉運使都官員外郎周秩權發遣京東東路提點刑獄　校書郎集賢校理李德芻為都官員外郎右司諫吳安詩言德芻佳任宗正司憑

藉王安石氣燄後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言其娶婦論財乃詔德芻依舊校書郎依舊校書在五月八日今并書知大宗正丞事黄裳為校書郎　密州莒縣濤洛巡檢下土軍孫福等殺所部官李寧提點刑獄石賡奏寧性暴決責羣卒致懷怨望請從配法詔降賡知台州以三省言賡求貸姦盜為失職故也

丙寅詔密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授一員以五經出身尹復湊充用轉運司及太師文彦博薦也　詔階州沿

邊關寨三丁已上之家正身係保甲者與免冬教從經
畧安撫司言也　開封府言本府流以下公事内有刑
名疑慮情法不稱並依久例及一司勑令奏斷近修到
户部開封府勑並斷定罪名報刑部尋申明乞依舊法
令準勑御史臺看詳内有所犯委是情重乞特行刺配
之人不得直乞降付本府斷遣依大理寺右治獄條降
付尚書省施行若便改巳行之法慮囚禁壅滞請將新
條止入户部一司勑其本府奏斷公事悉依舊法從之

丁卯詔開封府申奏公案除刑名疑慮及未約定刑名者並降付大理寺外其已約定刑名案只刑部擬例定斷仍令本府狀内貼說乞降付去處户部公案準此以尚書省言自官制行並由大理寺奏請類皆迂枉故也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虐地震星殞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消復之理方陛下祇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既浹旬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瀆天聽幸垂省察臣嘗

考禮記春秋月令以謂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下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殣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善氣揺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

應各以類至著於方策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功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垂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為守敵之具則外之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武之地况國家利源前日去其大半用度漸窘正務裁節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先而乃以不貲之

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修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冀順承天意以致膏澤梁燾亦有兩章月日不同更須考詳

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修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天意以致膏澤梁燾亦有兩章月日不同更須考詳